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六十四回 浴日山設卦禳風 不貪泉藏銀賑粥

水夫人道：「鳩知雨，鵲知風；鵲不避人，而群飛入房，必有疾風。」素臣道：「孩兒夜觀乾象，見歲星箕宿，光芒四射，飛蕩異常，亦係大風之兆。」田氏道：「數月以來，天氣閉塞，塞久必通，其為風兆可知。」素娥道：「今年厥陰司天，原主有風。」湘靈道：「《天外奇談》載：西晉時，有鵲數萬，飛入人家，即有三日大風，拔木飛石，吹居民數百家入海之變。」璇姑道：「奴幼時聞乍浦地方有大風，吹人上天，吹屋入海，也說是三日有飛鵲之異。」難兒道：「奴見鵲飛入房。袖占一數，風起應在戌時，至次日辰時即止，主有大災，二相公當設法禳救。」素臣正待回答，秋香跑出來道：「木四姐說是今日戌時起風，是一些不錯的。」素臣道：「這又奇了！你這丫頭如何知道？」秋香道：「天要發風，秋香兩腿，隔一日前就先就發癢，時刻不錯；昨日戌時，腿上忽發奇癢，故此知道。」小驢掩口而笑。水夫人道：「老身推以物理，玉佳徵諸天象，媳婦們或以意揣，或以術推，或搜記載，或述傳聞，皆不若秋香之近取諸身也；人身一小天地，未有天時變於上，而人事不應於下者。《中庸》云：『致中和，天地位焉。』又云：『至誠如神。』天人志氣感應之間，本有絲毫不爽者；只緣私欲鋼蔽，把得之於天者喪失盡了，遂致與天相絕。若果清明在躬，則即人即天，豈有不前知的？秋香雖不知這種道理，而因癢知風，即愚夫婦之與知與能，天人感應不爽之處；此玉佳等推測之術，近而可徵，確而有據也。」素臣領受指示，歡然頌歎。鸞吹匆匆辭去。素臣因命文虛等，傳知山內莊僕，各出人夫，到山口搬運土石，排列八卦方位，乾兌獨高，艮坤獨大，震坎卑小，巽位平塌，復用白堊塗飾，以鎮壓之，離位寬闊漫散，以泄母氣。吩咐莊僕，於各家門首，在東南方，植立長竿二枝，一黃一白，黃竿上掛一黃布長幡，白竿上掛一白布長幡，即刻豎立，以禳風災。各人俱似信不信的，紛紛趕辦，至晚已俱完備。到得戌時，果然颯起風來，雖不至拔木發石，倒壁推房，卻也把門窗戶闔，開闔擊撞，不絕聲響。古心夜課已畢，要洗澡安寢，秋香正提著一桶水，到博古軒去，從璇璣樓經過，恰被風推轉一扇窗，兜桶一撞，將水打翻。秋香咕噥道：「二相公使得好神通，反把風弄大了！」小驢私問璇姑道：「鵲飛入房，太太等俱說是風兆，今果應驗；但獨許秋香腿上發癢之說，奴所不解。爺到山口去排設八卦，怎還有這等大風？」璇姑道：「太夫人嘗講天人一貫之理，說人受理於天地以成性，受氣於天地以成形，故云人身一小天地。當未生以前是天，既生以後是人，未死以前是人，既死以後是天，天與人，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。故人事舛於下，則天象乖於上，子感而母應之也；天時變於上，則人氣逆於下，母感而子應之也。秋香發癢之說，太夫人原說他不知這種道理；而天人感應之理，卻於此見端，察識而擴充之，即可以前知，可以位天地。孔子六十而耳順，大舜善察邇言，故有此一番議論，當機指點，隨事提撕也。至排設卦位，而此時仍發大風，則或係天意，不可挽回；或係已殺其勢，山外之風，較此更大，也未可知。」小驢方始心服。

次日清晨，璇姑到安樂窩問寢，只見文虛進來稟說：「山內各莊僕在外叩謝，說昨日一夜大風，山外村莊，吹倒房屋，壓死人口牲畜無數，田禾刮打無存。沿港人家，更有把人都吹上天去，沒有蹤影的。我們山中雖也有風，人畜田房，俱無傷損，感激二相公，要進來叩謝哩。」素臣回了出去。水夫人忙打發容兒，去問候鸞吹姑嫂並東方僑那邊。吩咐田氏：「從今日起，家中不用葷酒，我的早晚二膳，俱用素菜一碗，不可多品。帝王過災，尚且減膳徹慾，何況我等仕宦之家！」因蹙額道：「田禾盡傷，將來窮民俱要餓死，即素食亦不安耳！」田氏應諾，素臣沉吟。當日早膳，水夫人處，即用一碗蔬菜，合家大小，更不待言。早膳甫畢，鸞吹差未能來問候，水夫人連忙喚進，未能叩稟道：「昨夜大風，城裡人家房屋，大半倒壞。我家及東方老爺家，那樣堅固牆壁也倒塌了許多。城外小戶人家，有連人連屋，吹到空中去的，門窗戶闔，在半天飛舞，就如紙張一般，壓傷打壞的人，不知其數。休說未能，即七八十歲老人，都說是日所未見，耳所未聞。莊上房屋，雖也堅固，卻在曠野山谷之中，小姐好不擔心，一早叫未能趕來。方才在路上遇著容兒，知道姑爺設法，山內俱得保全，把小人就喜壞了！」水夫人大喜道：「我便恐兩家被災，故叫容兒進城。據你說來，不過倒壞牆壁，這算是平安的了。只是城外受此奇災，聽來慘然。可知道本縣官府，現在如何查辦呢？」未能道：「新官不比當初任老爺，是愛錢不愛民的；雖不知目下怎生查辦，大約是不能替百姓做主的呢。」

素臣因把不貪泉中藏銀之事，密稟水夫人道：「縣官既不愛民，那先發後聞的事，斷不能為；若待文書往返，這些災民，已填溝壑了！孩兒意欲將那藏銀，代行其事，不知可否？」水夫人大喜道：「這是極好的事。但你我潛蹤於此，豈可如此張揚？不若通知東方親家，令彼出名為妥。你前日取不貪二字，我還認在貪泉及不溺於境上取義，原來是取杜甫『夜識金銀氣』之意。」素臣道：「孩兒主意，也是如此。」因即坐轎，叫未能跟著，趕進城來。

見了東方僑，將心事說知。東方僑大喜道：「豐城百姓，何幸得遇先生？起死人而肉白骨，當先為叩謝！」跪下便拜。素臣攙挽不及，同拜了起來。東方僑道：「博施濟眾，而不居其功，不有其名，在先生固為莫盛義舉，莫大陰德；而弟驕然冒之，則萬萬不敢，還望先生另商！」素臣道：「此事非老先生斷不能行的，一則分位德量，人所素服；二則賓從僕細，足供使令；晚生即不為潛蹤起見，亦屬無從周章。尚可另商，又何敢冒瀆？」東方僑道：「先生居其名，則弟不妨助力；若欲使弟冒名，斷斷不敢！」素臣道：「富貴浮雲，區區阿堵中物，更何足道？老先生當以人命為重，不宜拘拘於此！」東方僑沉吟一會，慨然道：「弟亦非重視阿堵，而盜名欺世，實有所難；但人命事大，惟有將先生此舉，焚香告天，默表此心，一面仍作設法公捐，以免獨為君子而已。」因請設施之道，素臣道：「依晚生愚見，老先生當先會縣公，但說明設法公捐，不動絲毫國帑，卻不要他派差出票，反致掣肘滋事。一面於親族賓從中，擇其信慎有才者，分路挨村，查造貧戶生名死口確冊；一面差人買木做棺，買米備賑，多僱人夫，連夜斂埋。這未能誠實可托，晚生帶來，聽憑驅遣。如今先著他搬運銀兩過來，老先生當上緊趕辦，早一刻，則災民生死俱免，遲一刻，則災民拋露饑寒也。」東方僑連聲遵命，復請教道：「現在做棺，將來蓋屋，需木甚多；遠處購買，緩不及用。本縣止有店十家，大約須盡數買之，方得敷用。奸牙抬價，必百倍高昂，將何法以杜之？煮賑一事，每事鬧廠，既不能挨村分散，而赴領者多，擁擠必甚，小則倒僕狼藉，大則搶奪哄鬧，將何法以弭之？」素臣道：「木牙遇此風變，木價已長，當趁此未甚長時分，遣十人同時入店，同時交易，使彼各不及知，各幸其貨早脫，再販漁利。而一店買完，即十店買完，無從抬價矣。煮賑之法，惟在分而速；查驗之時，即按口給與粥籌，紅綠分記，循環去來，赴廠領粥。各廠須於大寺院中安設，前開一門，令其魚貫而入；內於廂戶或廊階，橫設檔木，檔木之內，連排一二十缸，隨空處交籌，即此領粥換籌；粥杓分設大口一杓小口一杓，計口數杓與；領換既畢，即令由後門而出，不使復走前門；如此，是人既分散，事復疾速，無從哄爭矣。但有一件，最要留心的，是煮粥夫役，最善偷米。不監看下鍋，則乾米必去；但監看下鍋，則濕米必去，粥遂稀清；若再暗用石灰稠粥，以遮蓋偷米之跡，更要壞人。鬧廠之事，亦往往由此。非選擇妥人，刻刻監看不可。」東方僑擊節歎賞道：「君子可大受，而不可小知，先生真可謂本末兼該，精粗畢貫者矣！弟當敬謹奉行！」素臣疾忙回家，將不貪泉內之藏銀發起，命莊僕二十人，各用稻籬，每籬裝銀十錠，上蓋破衣，先發二萬兩進城。吩咐未能，在路與莊僕說，銀子是東方僑窖藏，與我無涉。東方僑收了銀子，依了素臣指畫，分頭查辦。他原是一個有作用的大臣，又肯實心經理，做得井井有條，不遺不濫。把一縣災民，都向溝壑中移置衽席，從白骨上生出肌肉來，那一種感恩之念，也就非常激切。也有寫著長生祿位紙牌，朝夕禮拜的；也有門首插著天香，早晚祝頌的；也有向家堂灶君前通陳，望他啟奏天庭的。加以愚民無知，多半合掌念佛；村農鼓腹，到處造出歌謠；更有在東方門首經過，磕頭致謝之人，一人磕起，十人相效，每日竟有百十人磕頭，儼如京城前門關帝廟一般，來往之人，十停內有一二停在門外磕頭而過。嚇得東方僑戰汗直下，忙寫說帖，敘明賑銀係通縣士民公捐，本宦不過經理其事，慎勿錯認之意，遍貼城市。又吩咐門上人，逢人分說，極力阻止。眾人雖也不信，卻因此稀疏了些。東方僑感激民情，愈加認真，請古心到家管了總帳，自己不時赴廠查察，盡心為之。

素臣想：風災止於一縣；勒仁之事，一發便禍及天下蒼生！躊躇數日，來稟水夫人道：「目今時勢，如厝火積薪，忽然一發，

便有燎原之勢。孩兒受東宮知遇之恩，義同休戚，若止株守山莊，待至禍發之時，即焦頭爛額，亦無濟於事！意欲慶過母親大壽，即游各省，熟識山川險要，察探逆豎窟穴，遇便物色未遇英雄，解散奸人黨羽，以為曲突徙薪之計。孩兒現有一子，妻妾俱懷，後嗣不致乏人。但此去必至經年，久離膝下，有乖子道，事在兩難。」水夫人正色道：「盡忠即所以盡孝，豈可視作兩途？你受東宮厚恩，捐軀以報，係分內事，何得以我藉口？有你哥嫂在家，你妻妾俱賢，不憂侍奉無人。但若仍似從前賈血氣之勇，為行險之事，從井救人，則身死無補，忠孝何在，是所憂耳！」素臣跪地涕泣道：「孩兒在省中，受母親教訓，銘刻在心；此去若還似從前所為，豈猶人類乎？」水夫人道：「你能以前事為戒，我便放心！初五日是我生辰，初八日丁祭聖人，於初九日長行可也。」原來水夫人是八月初五日生辰，素臣是九月初五生日，整隔一月；田氏是九月初六日生辰，夫妻接連二日；璇姑是二月二十三日生日，素娥是六月二十四日生日，湘靈是九月二十五日生日，占春夏秋冬三季，月日數亦各降一日。水夫人本是五十整壽，因在窘迫避難之時，故不張揚，只作散生辰過之。水夫人復囑咐，為木四姐留心擇婿；素臣蹙額道：「木四姐女中囊、鄂，欲求其偶，如古之賀若弼、李藥師一輩人，方為佳配，今人中豈能易得？若草草配一庸俗公卿，便埋了他一世，實是一件難事！」水夫人道：「天生異人，必有位置；你只到處留心，自有機緣湊合，凡事詎可逆料乎？」素臣領命。

是夜，宿在田氏房中，將出門及代木四姐擇配之事說知。田氏道：「婆婆在家，自有奴家及大姐們侍奉，加以木四姐百般承順，可以放心。但木四姐之意，專屬官人，若代為擇婿，恐非所願。」素臣驚問道：「木四姐端莊貞靜，不苟言笑，你怎說此話來？」田氏道：「這也是奴家猜想，非有形跡。四姐日常議論，以官人為古今第一人物，口角津津，有如饑渴。其待婆婆，如婦之事姑；待奴家，如妾之事妻。婆婆每為籌及配偶，彼即以情願終身伏侍為詞，割切辭謝，奴故知其屬意官人。官人倘可俯從，妾身當稟知婆婆，玉成其美。一則婆婆得一賢婦；二則官人添一賢妾；三則國家有事，官人得此腹心羽翼，亦可報效朝廷。」素臣道：「木四姐韜鈴勇力，宜配賀若弼、李藥師一輩人，豈可辱為妾媵？況彼視婆婆如母，婆婆視彼如女，尤不可妄議及此。彼係功臣之女，沒人掖庭，我為留心訪擇，得有佳偶，即當奏知東宮，以令旨賜婚；將來國家有事，何嘗不是我之腹心羽翼乎？」田氏唯唯。次日，素臣入城辭行，先到未家。洪儒正在監看工匠，修理各處房屋；鸞吹已被東方僑接去，不在家中。素臣向洪儒說知遊學之事，匆匆作別，到東方僑家來。東方僑往鄉未回，鸞吹出見，說道：「公公因賑事，不時往鄉查察，故把愚妹接來，掌管家事，母親處一向失於問候。」素臣因把遊學之意說知。鸞吹道：「二哥丈夫之志，非愚妹所能知，母親既容哥哥出去，自然該出門的了。只是二哥所得藏銀若干，賑粥造房，諸事正無盡期，二哥出去，公公豈能獨任？可曾打算一個全局呢？」素臣將洞中遇蛇之事述知，因道：「愚兄所得，雖未彈兒見數，但手持一錠，明明刻著百萬二字。此番查注貧難各戶，止十萬餘口，統計大小，以每日每口約需米七合計算，每日需米七百餘石，每月需米二萬餘石。目前七月，至明年麥熟之期止，約有十月，約需米二十餘萬石，加以一切諸費，約需銀三十萬兩。前五次已發銀十萬兩過來，將來陸續再發二十萬兩，即可結局，望賢妹勿慮！」鸞吹大喜道：「原來二哥所得藏銀，竟有百萬，賑事可以無憂！愚妹前在洞中坐湯，並未得見，初五這一日來祝母親壽誕，定要拭目了。」素臣復向書房內去見古心，告知遊學之意。古心道：「你受東宮厚恩，正該及時圖報；況母親既要你出門，則盡忠即是盡孝，更自不容留戀。我不日回家上壽，就替你送行便了。」素臣回家。到了初四這一日，率領妻妾，勸水夫人開葷。水夫人見災民得所，知道各處賀禮，俱有酒肉，勢不能卻，來祝壽者，亦不便待以素席，因許於初五日開葷。初五日黎明，古心告假回家，鸞吹隨後亦到。洪儒監工不得脫身，素文懷孕不來，俱托鸞吹致意，打發丫鬟送禮。是日，鸞吹、難兒祝過，古心、阮氏一單，素臣、田氏一單，璇姑等三妾一單，文柔等三孫一單，俱八拜慶祝。然後文虛、文嫗一單，其餘婢僕，皆撤單環叩。設席安樂窩，合家歡宴。撤席後，各女眷齊至香泉坐湯。坐畢，鸞吹要看藏銀，請了素臣來，素臣在外洞牆腳邊，撥開些浮土，露出那一窖白鏹，錠錠俱是元寶。可霎怪，素臣見的，明明是一窖元寶，鸞吹等卻見是一窖清水。秋香道：「二相公哄人耍子哩，那裡有甚銀子？」因走近前去，把手在窖內去掬起水來，放手不迭的喊道：「好冷水，冰得人手掌生疼！」素臣道：「可請太夫人們都來，看是銀是水？」水夫人等俱在紫芝石室中坐譚，秋香來請，遂一齊起身。木四姐攜著水夫人先至，一眼就看見牆腳下，露著明晃晃的一窖白鏹。鸞吹道：「這一窩泉水，二哥說是銀子，女兒看去卻是清水。故請母親、嫂嫂們來一辨。」水夫人近前看時，見一錠錠俱是元寶，因有一錠，面上鑿著字跡，便去取起，看是百萬二字，知素臣所言不虛；因復擲下，命素臣蓋好。鸞吹嚇得目瞪口呆，問阮氏等，所見是銀是水？阮氏、田氏俱說：「所見是水。」璇姑、素娥、湘靈俱道：「明明是水，怎太夫人用手一探，就探出一錠元寶來？」冰弦等眾丫鬟，不消說，所見是水。木四姐見阮氏等俱說是水，不便獨異，也就隨口道：「是水。」只有小躉說：「也不是水，也不是銀，卻像是一窖水銀。」秋香與他爭論，小躉道：「若說是水，沒有這樣白亮，又黏連一片的；若說是銀，沒有這樣軟活，又不成錠的，不是水銀，是什麼呢？」水夫人喝住二人，不許爭辯。因同進裡邊，向鸞吹們道：「物情變幻，世事無常，此見為銀，何必不彼見為水？今日見以為銀，安知異日不見以為水？是水是銀，無關輕重；見銀見水，亦何用驚疑？老身固見銀之人，不難與水例視；爾等皆見水之人，又何必與銀殊觀？倘係理欲分途，各持一見，便當著意研求，務歸一是；若此等銀水之殊，付之不論不議之列，可也。」鸞吹等俯首受教。

是晚，素臣宿在湘靈房中，將起來的時節，湘靈叮囑：「倘若進京，千萬去見我爹爹母親，寄一平安書信下來。」素臣道：「前日在大姐房裡，也囑托若至浙江，要訪問哥嫂；二姐也說他有一兄，發配廣西，不知生死，要我留在心上；這都是生員切己之事。昨日抄上，岳父已升浙江道御史；此時言路，如何可居，我若進京，還要勸他告病，以為保身之計，不知你意如何？」湘靈道：「相公所見極是，爹爹年將半百，兼乏子嗣，原應早作歸田之計。」素臣道：「若說無子，我更有一言，欲勸岳父置妾，只恐犯岳母之忌。但寧吾言而不用，毋能用而不言，亦當婉轉達之。」湘靈道：「母親原是明理之人，從前還想自己生育，又有奴姊妹二人，膝下侍奉；如今年已加長，膝下無人，若得相公力言，自無不允之理。倘得生子接宗，皆相公之賜也！」初六、初七兩日，素臣與古心齊宿外書房。初八日，望空拜過聖人，即有東方僑、未洪儒備著酒餚，撥冗來送，素臣致謝，即留入席。東方僑提及賑事，說道：「麥熟前所需之費，俱取足於先生，已據小媳告知；但恐麥收復遇災■，當為奈何？現在尊府已有訪聞，傳說欲將弟名題獎；倘真如此，弟不愧死，亦當愁死，又為奈何？望先生有以教我！」素臣道：「晚生所有之物，令媳確知其數；設麥收有變，尚可續賑。至慮及題獎，惟有公捐為詞，竭力辯辭而已。」東方僑感激領教。又囑：「倘至都中，務必令小兒早些給假完婚。」

素臣應諾。復與洪儒敘別，席散送出。是夜歇在安樂窩中，水夫人講解忠孝仁三字，田氏等列坐兩旁，隨同素臣恭聽。水夫人將三字實義，逐細詮解，由淺入深，由小至大，精粗畢貫，中邊俱徹；然後講到此三字同條共貫，又各有分限處來道：「仁者，人也；人受中於天，即有此仁，非此仁無以為人。仁於事君即忠，仁於事親即孝，本是同條共貫。然何以墨、釋之仁，即為無父？孟子雲：『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則必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』；此即性中自具之仁也。然使其乍見父母將入於井，則怵惕惻隱之心，必百倍激切於路人；可見同一性中自具之仁，其輕重淺深，自有差等。墨氏愛路人，與愛親無異；釋氏視親平等；但知性中有仁而不知有輕重淺深之別，此所以失其本心，而為無父之教也。孝子不登高，不臨深，身體髮膚，不敢毀傷；而墨則摩頂放踵，釋則削髮剃須，甚且有割肉喂虎之邪說矣！有子曰：『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？』大本已失，枝葉何從而生？此知仁而不知孝之弊也！夫孝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故資於事父以事君，則移孝作忠，而盡忠即所以盡孝；處常則靖共夙夜，處變則殺身成仁，君者，親之君也，成仁即以成孝；若守定省溫清之小節，臨深履薄之常經，臨難苟免，貪生舍義，在國為亂臣，即在家為逆子，此知孝而不知忠之弊也！趙苞之忘母死戰，嵇紹之忘父事仇，操切以抗顏，而激成已甚之禍！慷慨以受托，而置諸危亡之途，此知忠而不知孝與仁之弊也！但這三字，俱要一慎字貫之，慎則有成無毀，不慎則有毀無成；冒昧圖功，僥倖成事，激烈致禍，疏略泄機，一敗塗地，身死名辱，仁不成仁，忠不成忠，孝不成孝矣！當切記之。」素臣等津津聽受，不知不覺，東方已白。各自盥洗過了，用了早膳，素臣拜別祖先及水夫人兄嫂，過與鸞吹等作別。鸞吹等各立奉一爵，以壯行色，共是五隻大杯，冰弦將盤托上。只見那五杯酒，登時化作五杯鮮血，嚇得冰弦兩手俱顫，鸞吹等俱大驚失色。正是：

饑餐幾上肉初炙，渴飲刀頭血正流。

總評：

《中庸》「至誠如神」一節，頗似老釋家說玄說妙。得水夫人之論，以常理實之，乃不落邪解，不墮妄見。璇姑更推說天人志氣合一感應之理，直可載人集注，一洗前人注疏之陋。水夫人遇災減饑，是聖賢吉凶同患，非佛菩薩平等慈悲。

買木之法，尚是小慧，散賑則綽有經濟矣。臨看煮粥一條，尤見細心。地萬有司，當錄一通置座右，以備不虞。

見銀水何以各異？且有小鹽之似銀非銀、似水非水、尤足令人怪歎。水夫人銀水之論，疑有夾雜老釋話頭；而理欲分途一段，一字一金，遂使前議變成確論。真奇文也！

水夫人、素臣見銀，秋香見水，無論矣；何以田氏等俱見為水，不及天淵，並不及小鹽之似銀非銀、似水非水耶？其故直至百四十七回，方於天淵口中點清，真不怕看書人急穿腸子也。

宿三妾房，皆有所囑。若各為敘述，便覺呆板，故令於湘靈房中敘出，何等靈活。素娥之兄，伏筆更佳。

忠、孝、仁三字，說得如此貫串分別，可人先儒語錄。性中之仁，其輕重淺深本有差別，尤發前人所未發，為子輿氏功臣。素臣之得辟邪，主腦者在此，切勿草草讀過，埋沒千古寶訓。